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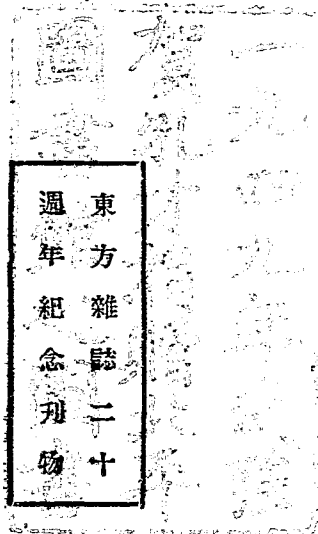
# 世界之秘密結社

東方文庫第二十種

東方雜誌社編印  
商務印書館發行

Chang Y.

# 世界之秘密結社



目次

中國之祕密結社

- 一 白蓮會……………一
- 二 三合會……………一三
- 三 哥老會……………二八

歐美之祕密結社

- 一 弗利梅聖里的祕密……………三五
  - 二 破壞主義的棒喝團……………四二
  - 三 美國的三K黨……………四八
  - 四 日本大本教的始終……………五五
- 歐洲祕密談 (附錄)……………五九

# 中國之秘密結社

## 一 白蓮會

中國秘密結社，始於北胡侵入之後，其萌蘖遠在漢時。方前漢之末，有赤眉、銅馬、鐵脛、綠林，與夫大槍諸賊；後漢末造，三國肇始之際，則有黃巾賊；因平黃巾賊而崛起者，則有劉備、關羽、張飛、三傑；是三傑者，結義桃園，約為兄弟，雖非以同年月日生，願以同年月日死，為後世秘密結社之模式；黃巾賊後，有五斗米道；降及唐末，則有黃巢之亂；宋徽宗時，有宋公明、盧俊義之徒，即水滸傳故事；有百八徒會於梁山忠義堂；父天母地，兄弟星，姊妹月，啜血誓盟，其諸儀式，永為秘密結社之師法云。後二

古研



賀 15927

百年，乃有白蓮會。

宋末，陸秀夫攜帝昺走廣東，投海死。宋遂以亡。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夏，及武帝死，官宦宮妾擅政。至順帝時，黃河流域因賦役而大擾，人心思亂。至正十年，藥城有韓山童者，煽動其祖父所立之白蓮會，焚香惑衆，倡言彌勒佛降生。河南及江淮間愚民多信之者。又有劉福通及其黨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等附益之。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應作中華正統君主。因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謀起兵，以紅巾爲號。事洩，山童就擒，妻楊氏及子韓林兒潛逃武安。劉福通遂反，破潁州，據朱皋，陷汝寧府及光州，擁衆不下十餘萬。蕭縣李二亦焚香惑衆，偕其黨趙均用，攻陷徐州。據之。羅田徐壽輝亦舉兵，以紅巾爲號。僧人瑩玉及鄒普勝、倪文俊等，奇壽輝之狀貌，共推爲主。陷蘄水及黃州。壽輝遂稱帝，國號天完。劉福通迎韓林兒爲幼帝，稱小明王，都亳州，國號宋。世稱諸賊曰紅軍，又曰香軍。

時郭子興、陳友諒、張士誠等羣雄並起，先後稱王。後朱元璋統一中原，遂爲明代。

原白蓮會之起，祇韓山童等欲恢復宋室故耳，而鷓蚌之爭，終爲漁父之利，天道蓋難測也。

爾後二百年，有明鼎盛，白蓮會闖焉無聞；自宦官及寵臣專權而政以紊，加以旱魃爲虐，饑饉薦臻，滿人乘機寇邊，內則叛亂踵起；天啓五年，白蓮會蜂起，初薊州王森者，得妖狐異香，創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就其徒設大小頭目及會主之號，蔓延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各省；後森被捕死獄中，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千宏志輩，踵行其教，徒黨益衆。無何，好賢、鴻儒等，約於其年中秋同起兵，會謀洩，鴻儒等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舉兵陷鄆城，連陷鄒、滕、嶧三縣，卒爲官軍長所圍，食盡，黨徒皆降，鴻儒以單騎遁，亦被擒，磔於京師；臨刑歎曰：吾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之不成，天也！

經此大敗後，白蓮會銳氣盡挫，李自成及餘諸雄，四分五裂，卒爲滿清所乘；等閒大好河山，輕易付之借箸之間，良可嘆也。

清四世至乾隆，明察沈毅，嚴禁白蓮教；然白蓮教起事者仍累世不絕。乾隆四十年，白蓮會首劉松者，以祈禱及符呪治病，頗著聞，派密使傳教於西部諸省，事發流甘肅；後其徒劉之協、宋之清等，煽誘陝西、四川、湖北人民，嘯聚衆黨，與舉兵，際乾隆治世，卒無效。

劉之協奉王發生者，詭稱爲明裔朱姓，藉以煽誘世俗。乾隆五十八年，事覺被擒，王發生以年幼，免死戍新疆；劉之協遠遁，令州縣大索不獲；荊州宜昌等地，株連羅織數千人。於是聶傑、人張世謀等起荊州，姚之富、齊林之妻王氏等起襄陽，四川孫士鳳、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祿等，一時並起。陝西張士龍、張漢潮、張天倫之徒亦起事。一時西部諸省，望風而靡。嘉慶五年，劉之協再被擒；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亂滅於此而旋起於彼，迄無寧歲。

擾攘者及十年。至嘉慶七年，始全行底定；生靈塗炭者數十萬，政府耗戰費二億兩；嘉慶十八年，北京宮禁中，又猝起大變，事爲一種天理教徒所謀畫，而白羽會三

香會，八卦教等咸歸向而贊助之；自徐鴻儒以來，政府嚴禁白蓮教，不知其餘黨仍別立諸種名目以相淆；天理諸教，名雖異，實皆白蓮之緒餘也。

此變首謀者，係河南李文成，山東林清二教徒所爲；二人者，以觀天文能豫言人事稱，上下多尊信之，於是林清賄通內監，誘致其黨於宮禁，約與山東河南同時起事。

九月十六日，林清飾其黨二百餘人爲農夫，潛自宣武門入內城，身懷武器，混酒肆中；日晡乃直犯東西華兩門，各以首蒙白巾爲號，太監劉金等引其東，高廣福等引其西，閻進喜等爲內應，林清徒黨得內監爲嚮導，知已在大內之西，誤自尙衣監，文穎館內犯；侍衛急閉隆宗門，不得入；倉皇失措，紛亂間迷於所向；時適仁宗幸木蘭，仁宗第二子（卽道光皇帝）偕諸太監登垣瞭敵，命急取鎗至，顧內監咸與教徒通，所與皇子鎗無實彈，俄見手白旗，攀垣踰養心門進者，皇子取鎗射擊之，未命中，怪而察之，知係空彈，因急取衣服間銀釧作丸，再擊之，應聲斃；教徒不敢踰垣進，



將火崇文門會諸王大臣率禁兵由神武門入敗教徒於中正殿門外所有私通之內監悉就擒；薄暮大雷雨，有教徒數人震死武英殿御河，餘黨盡奔竄。

林清匿北京數里外之黃村，候進止，且冀山東河南黨蜂起爲變也；適有黠慧之太監探知林清匿黃村，驅車逆之，詭賀其事之成，僞謂宮已破，急待首領之至，議進兵計；林清信其言，偕馳北京，中途知爲所紿，然覺醒已晚，卒被擒。

河南滑縣知縣強克捷，偵知李文成之隱謀，捕置之獄，斷其脛，黨衆知謀洩，且聞首領之罹慘刑也，咸不平，教徒三千人羣起謀變，戕知縣，劫李文成於獄，據滑縣；其他黨之散在山東河南各地者，亦羣起戕官奪城；顧李文成脛創甚，不克自臨陣，但命其黨據運河險要道口，鎮扼餉道以制北京之死命，且以便號召黨徒焉。

是時楊遇春討平劉之協，駐節陝西，政府飛召之還；楊遇春至衛輝，卽自率親兵八十，由運河西進，窺道口，遇教徒數千，擊走之，擒斬二百餘人，教徒遁歸道口；楊遇春自督戰攻道口，教徒望見輒靡，未幾復道口，焚殺近萬人，繼又擊破桃源賊三千，

進圍滑縣；山東鹽運使劉清，直隸總督章照，率大兵赴援，合圍之；滑縣古滑州舊治也，城極堅，外砌厚磚，內疊厚土，中實以沙，駕大礮攻之，礮彈遇沙輒止，不易破；且教徒自占道口後，屯聚之糧支一載，城中無敢爲內應者；官軍乃圍其三面，惟北面以隔葦塘缺之；桃源黨首劉國明潛入城，迎李文成自北門遁；官軍追擊，伏騎兵於白土岡，殲其徒二千，文成知不免，縱火自焚死。

官軍乘勢攻滑縣，用火藥炸西南城破之，城遂陷；黨首牛亮臣、徐安國等就擒；城中良民二萬餘，多有爲官軍虐殺者。

翌年，陝西白蓮教亦被官軍擊破，散之四方；自是白蓮會之名無聞，今其教徒雖有存者，特其分支緒餘耳。

先是，白蓮會外，尚有各支派；嘉慶十三年，仁宗上諭中有曰：江南安徽河南山東毗連各州縣，多有無賴棍徒，揆刀聚衆，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教諸名橫行鄉曲，欺壓良善；既有此等匪徒，自應嚴行懲辦，以靖閭閻，不可養癰貽患，云云。

嘉慶二十年，邢彥成查辦教匪奏疏有曰：滑縣鬧事三人，俱係震卦教，凡在教者，均稱爲東方震宮王老爺門下；其王老爺係首先傳教之山東荷澤縣人王中，已於乾隆三十七年犯案正法；林清黨多係坎卦教，凡在教者，均稱爲北方上坎宮孔老爺門下；其孔老爺係首先傳教之山東寧縣人孔萬休，亦已於王中案內正法；至大乘教，金丹八卦教，義和門如意門等教，凡在教者，均稱爲南方離宮頭殿真人郟老爺門下，其郟老爺係首先傳教之河南商邱縣人郟生文，已於乾隆三十六年犯案正法；又訊有清門教，係滑縣人王正紀所傳，當時拿獲辦理，訊係兗州石佛口王姓分支，應卽飭令密記存查；臣於到任後，查辦各項教匪，夙夜實力整飭，不敢稍存疎懈，斷不肯令邪教復萌，再釀鉅案；除陸續拏獲滑縣潛逃從逆各犯，並林清案內應行緣坐餘黨不斂外，其離卦一教，仍未改悔之案，青縣李八葉福明等，傳習義和門教一案，又青縣邊二，傳習白陽教，預知逆情一案，景州葛錫華等，從習離卦教，預知逆情一案，沂州那士魁，傳習如意教，據獲妄造表名掛號總冊一案，故城縣葛立業，

傳習義和門拳棒，預知逆情一案，均經訊明；教名雖別，俱係離卦教之子孫徒黨；逐件奏明，分別凌遲斬遣在案，現又訪獲青縣尤明等，傳習義和門離卦教一案，亦經奏明嚴行究辦云云。

觀此足知當時實有無數教會，輓近義和團之起源，蓋由來遠矣。

光緒二十三年，大刀會頭目劉士端、彭桂林、趙天吉等，憤耶穌教之跋扈，集黨毀山東兗州府之耶穌教堂，戕德國教徒二人；大刀會者，亦白蓮會之分支；首謀就擒後，德國藉口租膠州灣，復由清政府償卸費二萬四千兩，賠築教堂費六萬六千兩，膠州灣租借期爲九十九年，兼讓以膠州灣至濟南府之鐵道敷設權；沿鐵道之礦山，並准其開掘。

後又有小刀會者，亦白蓮會之分身也；以德國占據膠州灣爲名，藉口禦侮，希圖起事，游勇響馬，到處嘯聚。四出劫掠，致書德國軍營，約期與戰；德國電總理衙門，政府則大驚，急命山東巡撫加意嚴防；漸亦無事。

蓋白蓮會之徒，向祇與北胡反抗；自耶蘇教案起而反抗洋人，遂肇義和團之亂。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起事；義和團亦白蓮會之支流，號稱能以念誦咒語避礮彈，以傳習拳棒爲宗旨，旗幟有扶清滅洋等語；蔓延山東直隸各地，毀耶蘇教堂，虐殺耶教徒，其在北京者，則圍困公使館；八國聯軍入援，事後，清政府賠各國兵費，至四億五千萬兩之鉅。

後更有在理教，亦白蓮會之支流，蔓延河南、直隸、山東、滿洲各地；其教之起在清初，其祖曰楊萊如，字佐臣，初名存仁，後世誤爲羊誠證，明萬曆進士，山東萊州府卽墨縣蕭何村人；明亡後，從勞山程揚旺學道，揚旺號道義，別號合元子，道學龍門派；相傳龍門派第十二代弟子，卽邱真人派；萊如旣學道，居雲莫山，三年似有所悟，返家修行；一日自言見聖宗下降渡化，遂稱得道；龍門派以老子爲教祖，是爲第一代；聖宗爲尹蘆，卽關尹子，爲第二代；邱處機號長春真人，字通密，山東棲霞人，生於金熙宗時，得道崑崙山，爲第二代；後萊如傳道燕齊間，得大弟子八人，遂立在理教；嘉

慶間設公所於天津梁家咀子，所謂在理者言在儒佛道三教之理中奉佛教之法修道教之行，習儒教之禮；其宗旨以正心修身克己復禮爲本，其習俗戒煙酒而不禁茹葷，謂戒煙酒則其性不亂，身體日健，鮮魚肥肉所以適口，吾人當修心不必修口腹也；不設像，不焚香，多用咒歌偈語；衆以其禁煙酒有益習俗也，入者漸多，勢以益盛；今滿洲馬賊多屬是教；去歲革命黨張繼、宋教仁，至滿洲，齋書連絡，與季逢春、朱二角、金壽山、王飛卿、楊國棟、孟福亭、藍黑牙等三十頭目盟；其書曰：

某某英雄麾下：聞公等聚義遼海之間，以扶弱抑強，抗官濟民爲志；敝處前有同人，曾與公等握手，歸來述其事，竊幸同氣不孤，欣慰無極；雖然，則有一二爲公等告者，馬軍之起，幾三百年矣，推其聚義之始，實在明末，蓋以明時盜賊蜂起，政府誅求無厭，民不聊生，於是北方豪傑，乃互相團結，人自爲守，禦盜賊，抵抗貪官污吏，以圖身家之安；其本旨固在保全人民，排斥暴政，非若綠林暴客，以劫殺焚掠爲事也；及清兵入關，代主中國，乃益肆爲暴虐，屠戮人民，搜括財產，酷法虐政，橫征苛斂，較

明季猶甚；於是馬軍團體，反抗政府日益力，而北方人民之相率投馬軍，以圖安身者日益多；馬軍與政府，幾成不兩立之勢，相持至於今日，遂有公等之盛，此僕等所爲中國慶幸者也；然歷時既久，宗旨漸忘，各部散居，不相統一，欲圖大業，勢不可成，以故黨羣雖多，仍與綠林無異，今政府視公等不過爲寇盜者流，蓋其心實有所輕視耳；夫大丈夫處世，當立無上之威名，受百世之崇拜，豈可爲人輕視耶；況公等祖宗，受政府之殘殺特甚，復仇之心，人所共有，天經地義，所不能外；今以有用之人材，而無合一之團體，不圖大舉之方，不知進取之策，此亦可爲公等痛惜者矣；或以清廷官軍，精練難禦，不敢輕於發亂；不知校量武材，官軍不及馬軍遠甚；特彼之軍隊較多，此之團體殊單，寡不敵衆，故皆有所忌憚耳；若統集遼河東西黑水南北之義軍，合爲一團，共舉大事，豈官軍所能敵者；西渡山海關，則永平不守，南出喜峯口，則北京告危；大舉以爲革命之事，莫便於此；僕等向在南方，經營大業，號召徒黨，已不下數十萬衆，欲扶義興師久矣；而山川隔絕，去京絕遠，欲爲割據之事則易，欲制清

廷之致命則難，視公等所處之地，形勢不及遠矣；今欲與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圖大舉，特遣派某某等，躬詣戎幕，商議機宜；其訓練士卒，編制軍隊，皆所諳曉，有足備公等之顧問者；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義之事，互相聯合，則不獨僕等之幸，亦中國四萬萬同胞之幸也；手肅敬請義安不宣。某頓首。中國開國四千六百零五年某月某日。

白蓮會諸派，均附託於宗教，猶不免暗昧之習；及三合哥老會之起，蓋僅襲宗教儀式，其目的始純然政治思想，而為完全之秘密結社矣。

## 一一 三合會

三合會或稱天地會，世人以此名之，會中人亦即以自名，遂成為通稱；或曰卽三點會，凡清水會，匕首會，雙刀會等，皆其支會。

三合會之成立，在康熙十三年，相傳其原起之目的，以少林寺僧人被官焚殺，志



在復讐；或有疑爲未必然者，然觀其尊信一種神祕儀式，易知爲僧道創始之者無疑；至其叛亂之事，則以乾隆五十二年，臺灣林爽文爲倡始。

林爲彰化縣大理村人，係三合會大頭目；數十年間，土民多黨於三合會，以免地方官暴政者；忽此事爲大吏所聞，卽飭總兵柴大紀率軍三百剿捕，於是林與土人起而拒捕；某夜突襲官軍營破之，斬其司令官，陷彰化，嗣又進攻各地，圍守諸要隘，絕官軍糧道，官軍久爲所苦；及福建援軍黃提督普總兵至，夾擊之，遂大敗，退保大理村；中途遇伏，幾於全軍覆沒；林舉家遠遁蕃夷中；時有一女黨人鄭氏者，容貌絕麗，又多武勇，能使劍彎弓，鎗擊百發百中，領其殘軍，指揮中要，屢與清軍戰，多所擒斬；然極淫肆，黨人中無可其意者；適擒獲清軍一武員，迫之，則反爲詬辱，鄭大怒，斬之，醢其頭；後三合會大失敗，鄭逃匿廣東，卒被捕殺；然鄭氏之名，至今土人猶存其祭典云。

嘉慶十四年，有三合會支派清水會，會員胡炳耀等十七人，在江西崇義被捕，治

以叛亂煽惑之罪，僇焉。

嘉慶二十二年，三合會會員又增至千餘人，其會員有犯事被刑者；至三十二年，又大敗於梅嶺，常稱兵以與廣東官吏抗；在江西之會員亦頗多，常干涉行政，地方官極畏之。

道光十二年，兩廣湖南各山中，獠族叛亂，傳言爲三合會所煽惑；官軍征獠族，卽因以征三合會，屢殺至二千人；一時居於獠族官軍間之三合會，迷於向背，卒結獠族以攻官軍；某夜獠族效田單火牛之計，燃火羊角上，驅羣羊至山，官軍怪而進擊之，獠族卽自後突出襲擊，官軍大爲所敗；後獠族以得賄故，退入山，三合會乃獨當前敵，被戮者無算；官軍獲勝後奏功，卽邀賞凱旋。

觀以上云云，三合會雖無可取處，然其蔓延之廣可知矣。當是時，臺灣、兩廣、江西、南方一帶，三合會頗跋扈，而以福建一省爲醞釀之所；雖清官吏下嚴令痛制之，卒無效；蓋此種祕密結社，不獨爲清官吏所憂，其挾此主義，自閩廣往馬來及南洋各

鳥或暹羅印度諸地者，往往到處盜殺，爲其地方官吏之害；且黨羽旣多，卽不願入會者，亦多憚而求其保護，有不得不入會之勢。

道光三十年，三合會騷擾兩廣各地，太平軍效之，起事廣西，輾轉而至中原。

太平軍首洪秀全，係農家子；嘉慶十七年，生於花縣，距廣東省七十里；幼喪父母，於鄉里授徒爲業；屢應省試，皆不第，繼乃流寓四方，陰結同志，常賣卜江湘間；先是廣東人朱九濤，唱上帝教，洪秀全及其同鄉馮雲山等師事之；九濤死，推秀全爲教主；道光十六年，秀全與雲山同至廣西，居桂平，武宣二縣交界之鵬化山中，傳上帝教；初，桂平有保良攻匪會者，蓋秀全、雲山等立會講教，滿官吏實已陰惡之也；是時桂平人曾玉珩，家資累巨萬，受教於秀全之門，秀全妹塔武宣人蕭朝貴，亦來桂平；朝貴與楊秀清交最善，秀清先世爲廣東人，後遷至廣西，居桂平縣之大黃江，世以製炭爲業；秀清豪放無賴，不拘小節，與其同鄉章昌輝，貴縣石達開，同入上帝教；昌輝，達開，義憤慷慨，常欲委身以成大事；秀全時臥病幾殆，突然愈，曰：吾病死作地下

人者七日，今始復蘇，能知未來事，舉世將罹大災，惟奉我教，拜上帝，或爲教主之兵，則可免，且死後可升天堂，極樂世界，若拜上帝，納銀供香燭，則可贖已往一切罪惡；凡奉其教者曰師徒，男相稱曰兄弟，女相稱曰姊妹，稱天父曰耶父華，謂耶穌爲其長子，尊之曰天兄，己則爲其次子，楊秀清等爲師徒。

道光三十年，洪秀全、馮雲山、盧賢拔等，造真言寶誥諸書，密行傳布，隱蓄髮易服，潛伏山林間，遣人四方遊說，會起大疫，歲飢，人心所在傾動，附從之者日益多。

於是洪秀全舉兵金田村，移屯武宣縣東鄉，招集四方豪暴，是時三合會各頭目之有武器者，一歸秀全軍，然以其教義相異，不久輒散去，惟廣東人羅大綱從之。世多以洪秀全爲三合會首領，呼太平賊曰三合賊，實則大謬也；洪秀全僅容納三合會之一部分耳，非親爲三合會員也；雖其復明逐滿，兩者俱同，其蓄髮易服，尙無背三合會之主旨，然三合會所奉爲道教佛教，上帝教所奉爲基督教，其根原實大相刺謬；洪秀全曾語人曰：『三合會之目的在覆清復明，其創始在康熙時；主義雖正

當，然必至二百年後如今日，始可爲覆清之舉；至於復明，則又似是而非，既還復吾舊有之山河，必當另建新朝，今乃以復明爲言，焉可以得人心；若就吾真教言之，全賴上帝之威力爲援助耳；其得助多者，以吾等數人，敵彼百萬羣可也；予是以不知有孫贖、吳起、孔明，各名將；彼三合會有何價值哉。』此其語實確有所見，後之稱太平國王，學亂世英雄之所爲者，蓋非其素志也。

厥後，貴縣林鳳祥、漢陽萬大洪、湖南衡山洪大全等來歸，勢大振，卽分諸將席卷廣西，進陷永安，創國號曰太平天國，自稱天王，所向無敵，遂進陷南京，據之；時三合會亦紛起各地。

道光二十九年，新嘉坡陳正成，設三合會支部於廈門，命名曰七首會，入會者數千人；咸豐元年，消息達省城，清官吏調查該會之性質，欲鎮定之，遣道員某，逕捕陳正成；陳被捕後，拷問令自述，以陳爲新嘉坡籍，英國領事欲干涉其間，然不知陳究拘於何處；正訪察間，陳已斃於拷問之下，畀其屍以肩輿，仍棄之於其寓前；後由黃

威代領其衆時官吏橫暴屢迫劫豪富財貨咸豐二年以官吏強奪豪富黃姓之財黃威保庇之率部下二千餘人起兵其隊長多新嘉坡人奪占廈門附近二市鎮附從者增至八千遂進而占據廈門黃威乃頒布示諭自稱明軍指揮官盛抗清軍支持數月並不擾及外人其戰也各持人道主義尊視生命晝而戰夕而休不尙夜襲暮則穩睡日出則爭鬪然卒未能持久糧餉藥彈清軍則有餘明軍則不足明軍於是敗城議款安然乘輪而去明軍既去清軍入城市縱行劫掠虐殺人民戮及童稚刀鈍而不血則并縛數人而投之河殘忍誠不可理喻英領事通牒勸止亦無效乃用威壓之計以兩軍艦泊香港若將強制者於是洋場及船埠周圍俱免於禍餘各地則一日間有斬殺至二千人以上者。

廈門爲七首會占領時上海復有三合會起事當時廣東福建兩省人之在上海者約共十四萬人多爲三合會員其時廣東人劉麗川福建人陳阿連等羣謀襲上海城事未發爲清地方官偵知捕粵閩頭目七八人粵閩人益大怒致書地方官謂

信偶爾之浮說，捕我友人，究爲何理？今不速返我友者，立斫汝頭，毋後悔！地方官大駭愕，返而謝之。其月二十日，適地方官致祭孔子廟，黎明，麗川阿連等六百餘人，潛匿北門外，待啟城，卽突然入襲縣署，迫知縣袁某繳出官印，袁某罵曰：印爲清天子所賜，漢人作官不易，汝欲印者，先取吾頭；麗川黨人大叱斬之；衆因圍道署，是時黨徒集已萬餘人，城中鼎沸，署中官吏指揮守兵頻放大礮，衆仍不退，直威脅道臺吳健章繳出官印；吳恐蹈袁之覆轍也，解綬與之；麗川取其印，縛健章，奪取官家銀無算，城亦陷。時其黨悉以紅巾爲號，因稱爲紅頭賊；後數日，麗川阿連等論殺健章與否，衆議大譁，美公使麥轄爾聞之，邀麗川以吳道付與監護，麗川不之許；然有二洋人潛誘健章，自西門絕城逸，匿麥轄爾所；麗川聞之，大怒，勢將攻租界；租界聞悉，防益嚴，鎮江之清軍，聞上海陷，計非礮擊不能攻克，則向洋人求購大礮數尊，洋人以須自保不允，清兵乃強奪之，與洋人鬪，死者數十人；清兵營跑馬場，凡四千餘人，時或嘲弄洋人而毆辱之；於是上海各國領事請於總督何桂清，欲移跑馬場駐營；桂

清猶豫未決，各國領事又致書，令速移營，否則將以兵力奪取；時英、美二國軍艦之在上海者各一艘，合租界所有洋兵，得三百餘人，各戒嚴以待；桂清以爲仇洋人，則洋人必惡我而助敵，轉而攻我，則滬、瓊、瓊、胡以得復，遂自至租界，謝罪洋人。時清軍集上海者萬餘人，借洋人之力以斷糧道，復向城中礮擊；麗川聞洋軍之助清軍也，率死黨百餘人犯園遁。

道光三十年，三合會蜂起兩廣各地；見洪秀全之得勝也，氣益張。咸豐四年，舉廣東各州及廣西全省，盡皆叛亂；其年占領廣東之肇慶、佛山、東莞各地，廣東省城，幾爲所包圍，珠江悉爲所占；占領各地之頭目，雖多放蕩無賴，然其軍隊尚有紀律，統率之者亦多得力；又知公表其目的，其旗有反清復明等字，而對於外人之感情亦不惡，知竭力聯絡之；然自此清軍與三合軍顯有區別，而清軍之運餉廣東城，轉得利用外人之助，懸外國旗，卽能安然行過三合軍之礮臺與軍艦間，此則外人之爲惠於清軍多矣；否則廣東一陷，清國南方一帶，必將盡陷於敵，無一立足地。



咸豐四年十一月，廣東一豪商備置艦隊，運兵向佛山，與三合會戰；三合軍大得勝，鹵獲清軍弁四五十人，且殺戮其無數兵士，捕獲人中，遇英美兩國人，即釋之，惟清兵十五百人悉被殺；後又戰於珠江，即用此艦隊攻破清軍艦四十四艘。

在廣東通商之外人，久惡叛亂之不得善果，遂亦不望三合會之遽有成功；而被累尤甚之英人，漸至袒庇清軍。會三合會頭目各渙散，其中一頭目則率黨大半走廣西，餘八千人，則至桂林與羅將軍結合，形勢遂以一大變。咸豐五年，清軍益順利，而殘忍之慘禍亦至，省城外十數村鎮，爲清軍所克者，屠男女老幼動以千百計，多有解送城中處斬者，其餘各縣之清軍到者，與餓虎無異，或以五百人爲一團，械送省中，或以萬人爲羣，禁之城內，日殺七八千人爲率，或殺之，或生剝之，廣東生靈之傷於官軍手者，百萬餘人。

廣東總督葉某之鎮懾三合會，爲法至嚴；然兩廣、江西、福建諸省，尙時時暴起。方英法同盟軍之占領廣東也，太平軍石達開自湖南進兵廣西，欲攻據桂林，三合會

乘之，乃再有回復之希望。咸豐八年，陳清康率軍數千，會集於廣東之北，隱有占領廣東之計，待同盟軍一退，即擬起事，適攻擊桂林之太平軍，遇強悍之清援軍，突圍逃廣東，更於中途脅從諸無賴，加以三合軍，勢遂益盛，其主力軍乃再向廣西進軍。主力之太平軍既去，清軍乃逕向三合軍攻擊，並用賄通懸賞等法，暗約三合會副統領陳政及餘諸頭目，謀殺其統領陳清康，率衆投降；陳政昧於事勢，竟斬其統領，清軍乃大得勝；官吏爲升職地，欲以血戰報告，乃捕與內應無涉之三合會員二千以上，斬殺之，於是清軍自誇其能。十年之間，凡三合會之在廣東及其鄰境上，傳播無政府論者，悉處以極刑，捕縛者一不宥恕；而其家族之幸逃至香港者，既無官吏管轄，輒仍昌傳反清復明之主義。

光緒十二年，廣東惠州府寧山，有三合軍三千，抗官起事；別有石工四百，編爲一隊，爲三合軍之應援；由香港至九龍山會集，及至歸善，則寧山之三合軍已爲清軍擊敗，於是此援軍即逕解散。

光緒二十四年，三合會頭目李立亭、洪振年等，起事於廣西鬱林南寧一帶，連陷各城，席卷全省，所餘僅梧州、桂州二城。清軍多投降之；太平軍以後，此爲第一大亂，延十數月，清軍僅克鎮定之。

光緒二十六年，三合會頭目鄭弼臣等，與中會首領孫逸仙相約，受其指揮，在廣東惠州樹近世所謂革命幟，所在響應，附從約二萬人以上；然外絕輸運藥彈之途，內則清軍援者頻至，勢不可支，卒解散；是役也，日本山田良政戰死於虎頭山。

以上爲三合會小歷史，其宗旨始不過反清復明，自孫逸仙變化其思想，至易而爲近世之革命黨；其徒黨遍伏各地；此次革命之所以風靡南方者，三合會未始無力也。

此外則有海外三合會，由中國本部黨員，扶植其勢力於海外；其在海外者，不但以傾覆滿政府爲宗旨，又有貧病死喪，互相援助之義；其會員之友情，不僅在生時，並及於死後，遇無近親經紀其死喪者，諸友卽代營其葬儀，送還其遺骸，雖骨已腐

朽猶不忘還之中土；以是僑民多其義，入會者益多。

十九世紀之初，諸會員之自福建廣東而至南洋羣島者，每於其地犯法，或保庇犯法之人，當地政府無如之何；且不僅因犯罪而騷擾，猶有因公所之會員，屢起爭鬪者，必大經殘殺以後，始略行鎮定；然並不抗叛當地之殖民政府，即其政府起而鎮服之，亦並不違異，以其所壞思想，雖爲無政府主義，然不過自相爭鬪耳。

道光二十一年，中英之戰端既開，新嘉坡之三合會，即因以再起覆清興明之望，切實與海峽殖民地之政府協商。當時在其地之各頭目，多豪宕不羈，足以威服人民；惟其部下所用，俱爲光棍，常劫奪財物；殖民政府必欲有以約束之，於是向各公所會員，強行錄載人名；由是得揣測其會員之多寡，知其頭目爲何人，遇會員有違法者，其責任始有專屬之人；數年來政府大便利之；後來者十九皆三合會員，殖民地政府乃思爲一網打盡之計，於數十萬之中國人，特定一審判權而保有之；於是各是員始與其地之政府爲敵，更秘密運動，以求有以勝之；而其地政府之官吏，亦

漸覺其言語風俗之異，應付稍難；且中國人之自各內地往者，語言又互異，雖鎮壓之責任在各頭目，然不能悉通其土語，即無從約束之。

三合會之在南洋各地或英領各地者，其地之政府，恆視爲害物；於暹羅亦然；且其勢甚盛，凡其地有大暴動，必爲三合會所爲；於澳洲亦以反抗其地之官吏，致其地政府橫生議論；於北美洲則肆行殺害，強奪虜贖，其爲非作惡之名，高於太平洋海岸；犯事以後，輒用祕密勢力，由諸兄弟保庇之，以是得常逃法網。

其在香港之三合會，則發端於殖民地建設之日，道光二十五年，凡反抗殖民政府者，皆烙印於頰上，監禁三年；又制定放逐之法令，其年又改正之；惟三合會員犯有不法情事，須處罰者，不烙印於頰上而烙於腕上，其判定一任判事爲之，廢去放逐之令；然此法並不實力厲行，多有治死者；而三合會反抗政府，亦無公然之舉動；蔓延日久，至咸豐七年，中英開戰，乃於香港預備攻擊廣東，以八百苦工編成教練隊，苦工俱客民，大都屬於三合會；其數頭目，以驅逐滿洲故，曾向英軍協商一切。

光緒十二年三合會以苦工營業之紛爭各公所曾有械鬪其主動者爲萬安及福義與兩派；萬安之頭目，充中國偵探，被捕後，以團體不法行爲之罪，付之高等法院審問之，後准其保釋，出獄即逃歸其故鄉歸善縣；中國官偵知所在，舉兵捕之；自後萬安、福義與，即因此時有爭鬪，兩派互以數人投之獄。

光緒十三年，制定秘密結社各條例，凡應拘禁於公所者，罰以一千元，會員之應拘禁者，則罰以五百元，且禁止單會，然其法令並不留存底稿；所有香港二三十公所，皆祕而不宣；其牆壁上徒見有字畫及許多旗幟，以爲裝飾耳；僅備各會員捐款簿一冊，餘無所有；各公所均設有關帝神，以六月二十四爲其昇天日，列須慶祝；以五月十三日爲其生誕，亦慶祝；然此特其儀式，並無深意存乎其間。

各公所會員，多有於外洋犯事，因求保庇而入會者，或有因掠奪遠行而爲者，或有因欲在廣東各港灣劫奪而爲者，或有因放火追脅掠奪而屈服之者，或有客民孤寄欲求安全而爲之者；然多數會員，均能嚴守會中法律，堅持設會之目的而不

變。

要之，所有會員，無論其爲貧病死喪之扶持而入，或爲求免會中諸種壓制而入，或爲好奇而入，或爲種族革命而入，或有所利己而入，而皆同抱一傾覆滿政府之念；血誓以後，卽衆志團結，此則其至可畏者。

### 三 哥老會

哥老會或稱哥弟會，其成立在乾隆年間。同治時，平定粵匪以後，湘勇撤營，窮於衣食之途，從而組織各團體，於是哥老會始盛；除有仍爲水陸軍將弁者外，餘則皆以賭博盜劫爲業；李鴻章弟李某，自廣東回京，所載財物船百餘艘，自湘水下，哥老會襲之，掠奪其八十艘，自是始爲盜；然其本旨則在復仇，其理想則爲俠義；故嚴禁竊攘，不害良民；惟襲劫不義之豪富，與不正之官吏；謂盜劫爲武差事，謂賭博爲文差事；有所謂洪家者，或曰紅幫，乃會中之正統也。

又有稱爲青幫者，卽鹽梟及光蛋，如安慶之道友會是也；其徒始皆以運河漕糧爲業，及漕糧改由海運，無所衣食，遂集於大族潘氏兄弟下，組織團體，密行販鹽，或以偷稅爲業，所謂潘氏者，卽哥老會之支派。

別有所謂黑幫，白幫者，黑幫業竊盜，多乞食一流，所謂江湖團是也；白幫卽騙拐黨；世多以此兩幫屬之哥老會；然兩幫爲哥老會所賤視，素不容入其會；故在其勢力範圍內盜竊或拐騙，則哥老會必徵取稅金若干，否則致之死地。

哥老會宗旨，與三合無異，亦不過反清復明而已；自耶教傳播，因其儀式之不同而生誤解，加以淫邪，抉眼，剖心，取膽，割勢，和藥之謠言，到處流傳；土人偶有紛爭，教會牧師不問事之曲直，一概袒護其徒，遂生嫌惡洋人之情，化爲激烈之排外黨。會之最盛地方，推湖南及浙江，揚子江沿岸各省次之，其他各省，亦無在不有其會員。哥老會雖久有其名，惟至光緒十七年彌遜一案出後，始爲世人所注目；此案以關熙明爲主，李豐次之，李豐有距萬資，其勢力幾凌跨首領而上之；李豐之父李昭



壽，本淮北一無賴，屬太平軍忠王李秀成，當清軍襲天長縣時，昭壽孤軍不敵，倒戈以降；欽差大臣勝保大喜，奏獎三品頂戴，賜名世忠，然清廷恆猜疑之，後卒以故受死刑於安徽；李豐乃入哥老會，一以雪父恥爲念，欲傾覆滿政府以復讎；則致銀六萬兩於鎮江，託稅關洋人彌遜，以三萬兩購軍火，彌遜更薦六洋人密爲之助，由香港購辦軍械藥彈炸彈，密輸之鎮江；時其僕及素與連絡之中國人，以隱謀之嫌疑，被清官吏捕縛，嚴加拷問，不得已供出同盟諸人之姓名，於是彌遜亦爲捕去，經上海領事審問，監禁九月，驅逐回國；明年乃捕獲李豐，於獄中自殺，其妻妾及婢，亦同時自殺；最後乃捕得關熙明，處以死刑，與李豐屍一同梟首。

自此案以後，揚子江沿岸，對於外人，益激發惡感情；外人之被虐殺迫害，所在有之；沙市之日本領事館，稅關，招商局，怡和洋行等房屋，俱爲灰燼；而破壞外人財產之責任，乃轉在清國官吏及旁觀之人；於是哥老會益肆行無忌，清政府恐再與外人生隙，遂一律視爲暴民之煽動，恆據哥老會爲口實。

光緒十八年，江西湖南交界之醴陵，捕獲四哥老會中人；二人已殺，二人則尚在審問；於是有一千會員蜂起劫獄，救出二人，走五台山中，官軍剿伐之，乃四方潰散。

光緒二十三年冬，平山周偕，畢永年，林述唐遊湖南，晤哥老會頭目李雲彪，楊鳴鈞，張堯卿，李堃山等，即介紹以孫逸仙之爲人，謀於揚子江沿岸，集頭目組織英雄會。光緒二十五年，畢永年偕哥老會中頭目七人至香港，與興中會領袖及三合會頭目晤，組織興漢會，推孫逸仙爲首領；此即哥老會連絡近世革命黨之始，其思想大爲變化。

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亂起，各國聯軍進北京；同仇會之馬福益，約唐才常於湖南起事，在漢口謀洩，唐才常等數人爲張之洞所殺；馬福益之總參謀劉佐楫，見事已敗，恐禍及其身，思以功贖罪，將同黨姓名密告之，於是有頭目二人被捕，馬福益僅逃免；其年，李雲彪，楊鴻鈞，以廣東不易成事，轉而至上海，結識唐才常，見康梁之徒，聲勢正盛，遂再至廣東，起事惠州，機謀未密，事卒敗。

光緒三十年，馬福益與黃興等謀，一面派人至廣西連絡各首領，一面則連絡三合會、青幫、白幫，各小會謀設一總會，名華興會，入會者，每年納會費一元，積至一百萬元，則購軍器起事；未久而陸亞發起事廣西，攻柳州，奪洋鎗五千枝，廣東總督乃大發兵，剿伐之。陸亞發急告馬福益，令在湖南起事。馬福益正創立華興會，諸事未備，雖覺爲難，然時機不可失，適八月瀏陽有普濟大會，四方英豪羣集於此，馬福益乃招集三十六正龍頭，七十二副龍頭，分中路及東南西北五路，約以十月十日同時起兵，會謀洩，九月十五日南路正統蕭桂生，及西路副統游得勝均被捕，後又捕得馬福益，斬於瀏陽西門外，廣西陸亞發軍亦敗挫，陸亦爲官軍所擒。

光緒三十二年，江西萍鄉礦夫肇事，礦夫多屬哥老會，洪江會，於是馬福益部下之舊頭目，乘機革命，率礦夫起事，由萍鄉進攻湖南之醴陵及瀏陽，陷之，將長驅進攻長沙，人心所在騷動，將成第二太平軍，其告示有爲祖宗雪恥，宜同德同心，體天伐罪等語，兩江總督發兵二千向萍鄉，湖廣總督發兵三千向瀏陽，惟官軍多有與

之通者，鎗皆向空射擊，或棄鎗與之而遁，不易討平；湖廣總督益發礮兵救援，交戰二十餘次，革命軍始以彈丸缺乏而潰。

昔時哥老會皆排外，自近時革命黨入其中，教化而指導之，遂自稱爲革命軍；萍鄉之役，凡教會牧師，皆一律保護之，此足見哥老會思想之改革矣。

其在浙江之哥老會，處州王金寶則稱雙龍會，衢州劉家福則稱九龍會，浦江杜亦勇則稱千人會，嚴州濮振聲則爲白布會，數年以來，前後各以事刑死。其餘如紹興竺紹康之平洋黨，嵊縣裘文高之烏帶黨，金錢黨，祖宗教，百子會，白旗會，紅旗會，黑旗會，八旗會等，皆以仇洋爲主義，以憤耶教之跋扈故也；自近時革命黨入其中，說以洋教之跋扈，由於滿政府之惡劣，遂一變而爲傾覆滿政府，仇洋之主義，轉以消滅；於是有陶成章，沈英，張恭等，倡議於杭州，集浙江，福建，江蘇，江西，安徽，五省之頭目，開一大會，打作一團，名龍華會。

以上爲哥老會之歷史；三合會化爲革命黨，哥老會亦復爲革命黨，於是全國各

省之諸會黨，悉統一而為革命黨焉。

# 歐美之秘密結社

幼雄  
魯合編

## 一 弗利梅聖里的秘密

國際間有一個極大的秘密結社，計有二百萬的團員，二萬二千餘的會所，到了現在，已經過二世紀的長時間，所以內容充實，組織完備，到處發展勢力，近代文化的指導者，大都皆其團員，在德國如勒辛格，哥德，菲希脫，婆得爾，馬安德，威蘭特，弗列特力克，大王，馮斯坦等，美國如華盛頓，弗蘭克林，威爾遜等，英國如愛特華，第七，路德喬治等，法國如克利蒙梭等，都是他的團員；如再仔細檢查，則凡歐美的外交家，政治家，實業家，文豪，詩人等等更不知有多少。這是什麼社？即所謂『弗利梅聖』

里』的是了。

『弗利梅聖里』(Freemasonry)是『自由石工組合』的意思。在『石工組合』上面加上『自由』兩字，是表明他們不受那時地方組合所支配。他也和歐洲中世紀的他種組合同時起源。那時封建制度既已頹廢，人心異常不安，於是設立種種的『基爾特』。其中宗教基爾特發展於天主教國，後歸衰滅。商人基爾特像亨柴同盟，因為交通機關發達，效用漸弱。職業人的基爾特到近世雖還有存在，但既入於工業自由時代，終許漸歸消滅。惟有這弗利梅聖里原也是職業基爾特中的石工組合，他却能維持得這樣長久，現在還這樣發達，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他已經脫胎換骨，從經濟的結合，進一步成為精神的結合了。所以名義上雖然稱爲『石工』，却不該作石工的解釋了。石工在中世紀時候，與大寺院的建設，至有關係，和高僧名人接觸的機會最多，這大概是他們能够比別種組合得到很強的道德觀念，並在精神方面能够格外發展的原因。

這秘密結社從那一國發生向來有許多議論。普通說這是從英國流行起來的。德國受英國教義的傳播，最初建立『落地』（建造寺院時，傍邊築就宿舍，擇定結社的集會所，稱爲落地）是在一七三〇年。法國建立落地，在一七二五年以後。此外各國如葡萄牙及荷蘭在一七三五年，瑞士在一八四〇年，丹麥在一七四五年，意大利在一七六一年，比利時在一七六五年，俄國在一七七一年，美國在一七三〇年前後，澳洲至一八八〇年才有這個會場。印度却比較的早，一七三〇在喀爾卡他，一七五〇年。在馬特賴斯，一七五八年，在孟買已都有這結社了。

從此擴張至於遠東方面，中國，在香港及北方，也有二個大殿宇，日本橫濱在一八六九年也建設『梅聖』會場了。

說他的教義，是世界平等愛。團員不限於特殊的宗教，特殊的人種，但他的本質即是基督教。據德國萊勃虛的『落地』團長斯密特說：『本團的理想，乃使全人類爲愛與平和的結合。在此高尚理想之下，人類成爲統一，無人種宗教國籍之別。』



可見他們的教義是非常高尚的。

不過這種結社，祕密進行，一切思想內容，都有象徵表示。所取的表象，大概採用石工的器具。舉幾個例：如槌，鑿，意思便是表示有實際效力的事業。尺有二十四吋，代表一天的二十四時間，意思就是須要正當利用這個時間。圓規是使各種行為合於德義的符號。水準器及鉛錘則是平和與正直的符號。曲尺因為在平面測量時應用，便作為平面的意義，代表關於地上物質上人身上的事項。羅盤儀是表示道德優秀的徽章。凡此種種都是石工所用的器具，但也有用別的物件表示各種的意義的。

社員徽章是從這些石工器具中挑選出羅盤針及圓規交叉，作A字型而組成的。

團員應該遵守的有道德十戒：——

(一)神是永久不滅，全智全能，萬代不易的明哲，至上的明靈，不朽的愛，所以

須要表顯神的榮譽，尊崇他，愛敬他，苟有種種美德，更須歸功於神。

(二) 宗教是行善的宗教，所謂行善，不當只視為義務，且須視為快樂；欲為賢人的朋友，不可不受賢人的教導；靈魂是不滅的，決不可有污辱靈魂的行爲。

(三) 對罪惡要不絕的抗戰；己所勿欲，勿施於人；要守分安命，給神靈增光。

(四) 孝敬父母；待老年要尊敬，誠懇；待少年要有良好教訓；幼童和貧民要給他保護。

(五) 愛妻子，愛國家，遵守國法。

(六) 要曉得朋友是第二個自己，患難時候，不可棄去。要紀念死友，替他行善。

(七) 當慎於擇友，無論何事，不可過度，勿說妄言，勿爲污行。

(八) 勿爲喜怒哀樂之情所驅使；他人爲情慾驅動，因而妄爲潦落者，當引爲警戒；切不可沈湎於不善行爲。

(九) 多聞寡言，行爲須徹底，須努力忘去他人之惡意而以德報之；勿炫己長。

(十) 知人即爲知己之階梯；美德須不絕的追尋，必守正義之道；常自留心，切勿懶惰。

上面十戒便是弗利梅聖里的教義。大則爲世界平等愛的精神，小則爲個人適用的修養。

但教義雖如此，而在德國發達的梅聖，却與這平等愛的精神，大相懸殊。他是更有組織，更爲統一，帶有國家所公認的教會色彩了。

祕密是這團體相傳的主要規約，除去這點，便不好算梅聖。像德國竟連威廉一世皇帝也入了這社，其後皇太子非立特列克，也相繼加入。這不是已成爲公認的國家的，而把結社的本質全數消失了嗎？

這樣父子二人做了團員，傳到威廉二世就是惹起世界大戰的魔王的手裏，他却不肯承祖父，父親的意思，說道：『我不喜歡平和，喜歡戰爭。』所以他不做團員。但是既經有兩代皇帝加入團員，所以德國的弗和梅聖里的內容，實已起了很

奇怪的變態了

入此會社的，可以隨時請願，程式如下。

(一) 請願用文書。

(二) 請願書須親筆具名。

(三) 須有會員二人以上的介紹。

(四) 請願書可向與自己住宅最近的殿宇提出。

(五) 請願書在常年會席中宣讀。

(六) 請願書既經一次宣讀，已付委員會審查後，不得再請撤退。

(七) 請願書交委員會審查。

(八) 交付委員會之請願書，於第二常會報告。

在後團員依據這個報告，各以自由意志，舉行投票，決定其可否入團，所以要想入社非常困難。現在把哥德的入團請願書，即尚在韋瑪社中保存着的譯述出來：

「先生！我在未提出這願書之前，早想爲弗利梅聖里的團員，但現在在旅行之途，要求愈加懇切。我今想和我所崇敬的人，更得密切的交際，只因缺乏這個資格，非常遺憾，我要求入社，便是爲此。謹願先生適當處理，願念我所願望。哥德。」這請願書是由那時團長弗立虛轉遞，後在一七八〇年六月二十三日，當他正三十一歲時，始得允許，成爲團員。

團員候補的資格，不問男女，不問基督教，佛教，回教，猶太教，要是信仰宇宙的創造主，神的存在和靈魂的不滅的，都可以成爲『光之子』。

『光之子』是會員的象徵，因爲光是反對暗黑而表現人生的智慧的。所以他們就用這個名字來稱呼團員。

## 二 破壞主義的棒喝團

意大利灰拉賴地方，農民和地主有過一回爭執。農民說地主太強橫了，不願再

替他們收穫農產，因此田稻毀爛，地主正在沒法。

地主們後來寫一封信，飛報棒喝團，便有兩部武裝汽車，飛風般過來，裏面坐着威風凜凜的棒喝團團員。他們下車，把田稻割完，又上車飛風般去了。

沒多時，教堂前面貼有一張告白，上面寫着：

『田稻現爲棒喝團所割收。如有人遷怒地主，施行報復，便視爲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他和他的家族休想活命！』

農民看見，都打一個寒噤走了。

弗勞倫斯市有過一回電燈罷工，全市變成一個黑暗世界。不知那裏來了四個棒喝團員，直到電燈機械場，尋着主任，喝稱：『若不在一小時內把全市電燈齊明，總是你全家晦氣。』主任說：『這不干我事，還有技師長呢。』急忙召請技師長來，棒喝團團員也一樣向他迫着，技師長無奈，只得哀懇職工們上工，於是弗勞倫斯市電燈復明，團員四人又無影無蹤的去了。

還有一九二一年夏季，意大利全國小生意中人被迫將貨品減價，店外都貼着廣告：『小號奉棒喝團之命，一切貨品減價八折。』

此後米蘭地方的第安那戲館被炸，社會黨機關報亞橫替社被毀，社會黨本部被燒，意大利共產黨領袖賴懷尼被刺，都出於這棒喝團的行動。要是有工場罷工，勞動者示威，以及社會運動，選舉運動的時候，這棒喝團便突然的出現，揮拳，擲石，射鎗，發炮，用過激舉動，來把意大利洗刷一回。

棒喝團之起源，及其用這名稱的意義，在去年本誌世界新潮疊有記述。這是一九一四年米蘭某新聞的創辦人慕河里尼脫離社會黨後所創立的。在今日却由德里蝶尼一人指揮。並有全國各地代表所組成的祕密會議幫同辦理。在表面，辨不出那個是團員，但總括一句，凡與意國產業界有關係的主要人物，大概都加入在內。地主只要每年繳付每畝十利拉（約合我國一圓）的會費，便可受得保護，工場主若付相當費用，也就一樣受得保護，其他種種，亦無不可以如此。現在會員數

目，已有三百五十萬了。

團員因爲沒有特別的制服徽章，所以辨不出誰是團員，但是大多數却就是大戰時候對抗過德奧軍的退伍兵士。他們在意大利各地，設立幾個中央部，有兵械廠，有軍用汽車，有營房，至於小村落，也都派一個代表者和中央部互相聯絡。

電報一發，要是汽車可通行之範圍以內，中央部的警護隊便直驅而來，只要能夠達到目的，便不拘什麼手段。或襲擊，或征討，或殺伐，或燒燬，一般過激行動，無所不爲，而且來去敏捷，如風如電。

當亞得里亞海東部地方，將和意大利分割時，愛國詩人鄧南遮占領了阜姆，曹賴。這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二日的事情。這時有的用汽車，有的用腳踏車，有的用小船，有的用飛行機，利用一切交通機關，從得里斯德南下的一團也便是棒喝團。

他們的宗旨，在直接行動。這不是說同盟怠業 (Sabotage) 同盟罷工 (Strike)



同盟拒絕購買 (Boycott) 一種的手段，乃是直接行動的過激手段。

他們的目的，從建設方面講，則對外在使併合地方意大利化，占領阜姆，奪取亞德里亞海軍港，實現地中海帝國主義，主張武斷外交。對內在實現共和的中央集權主義，擁護契約自由，謀勞資協調，期望自作農階級的鞏固。但照他現在的活動，說他重在建設，倒不如說重在破壞。他的主旨，無非想打破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更撲滅天主教罷了。他們說：若稱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爲「紅色的鮑爾希維克」，則天主教亦不過「黑色的鮑爾希維克」罷了。

天主教，據一九〇七年統計信徒人數，計有二億三千八百萬，有最高支配權的是羅馬教皇。羅馬教會所主張的爲普及的性質。要使所有基督教徒都歸入這個教內。

在意大利，這羅馬教皇實有可驚的偉大勢力。意大利的社會主義者好在有羅馬教皇和他的信徒的幫助。因爲教皇是公然承認社會主義，熱心支持的人。在英

美很有勢力的基督教，每以爲社會主義，偏於唯物論，痛加排斥，却不料教皇大加贊成，這倒是很可研究的問題呢。

世界各國內閣像走馬燈的變易不定的，要算法蘭西和意大利兩國。但意國的政爭，即是意國內閣與教廷之爭。棒喝團因爲反抗教皇所以很受政府的感激。

他們唯一的戰術，是『出其不意』，往往在不可思議的時候，從不思議的地方，突如其來，猛下攻擊，敵人便殘敗不堪了。

他們專重報復。但只限於敵人的指導人及其家族。其他不加株連。英國 *Nation* 雜誌批評說：『有有血氣，而缺思慮的青年，不分自己的生命與他人的生命，對於生命毫無何等顧慮。是博徒呢？暴徒呢？正直呢？無智呢？文明之子呢？戰爭之火呢？』但這不分生命一層，便是他們結社的本質要素了。

總之，棒喝團的出現，是因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勢力實在澎湃得太利害了，才有這個反動，開始發生於意國，而爲狂熱的，詩人的，夢幻的南歐國

民所熱烈歡迎。

但有可注意的事情，便是現在的棒喝團帶着政黨的色彩。據最近電報，他們正在熱烈的爲政治的活動，而且現在意大利新內閣，也是棒喝團所組織的哩。

### 三 美國的三K黨

大戰後美國人的生活中，有一件最離奇荒謬的事實，這便是三K黨的勃興了。在美國北部，文化程度較高，大多數人都不信那種鬼畫符的勾當，但在南部及東南部可就不然，各地人民都趨之若鶩，甚至有幾個很著名的人物也加入其中，公然幹那些糾衆行兇的事。便是政府也沒有法子禁阻。所以這一種瀰漫全國的祕密組織，實在是美國內政上的一個大問題哩。

所謂三K黨就是 Ku Klux Klan。Ku Klux Klan 本來是美國南北戰爭後極有勢力的一種祕密組織，專以排斥黑人的政治勢力爲目的。但是現在的三

K黨是一種冒牌的秘密組織，和從前的 Ku Klux Klan 全無關係。美國南方人民，種族思想非常強烈，至今對於異種人還是多方排斥，於是才有幾個無聊人，利用社會心理，假借了有歷史的意義的 K K K 重新組織一個秘密團體。有許多上等社會的人物，都上他們的當，加入一夥中，這大概也因為他們被謬妄的傳統觀念所熒惑罷了。

但是在二十世紀的文明國裏，這種暗黑的組織，為什麼還會死灰復燃呢？假面的集會，和一切秘密荒誕的儀式，究竟爲的是什麼？這可以用一句話來總括：就是『爲斂錢』。組織三K黨的人，大概都是借端斂錢罷了。照三K黨的規則，入黨時一律須繳美金十元，黨費都歸幾個領袖收入。現在美國人入三K黨的聽，說約有五十萬人，總計起來，這一項收入却不算少了。但是在三K黨的中間，至少幾個創立的人，却是有誠實的理想，要不然，決不會有許多善人加入其中。這些理想是什麼呢？我們須得略略研究一下才好。

按照三K黨的規約，凡是黑人，猶太人，天主教徒，以及一切『外國種』都不准入黨。照他們自己的稱呼，這是一種『在世界裏的獨一無二的純白種的信奉耶穌新教的美國人的組織』。他們的團體是祕密的。入黨也是祕密的。凡是三K黨的黨員，如有人問他是不是黨員，大多是用言詞來遁飾，其次便是絕對否認，却沒有老實承認的。這一點可就同美國別種的祕密結社有些不同，和俄國的祕密結社却有些相同了。

三K黨裏的人，自稱有一『無形的帝國』(Invisible Empire) 爲其主宰。凡入黨的都應該宣誓，服從無形帝國的憲法——就是『大巫』西蒙斯 (Grand Wizard Simond) 所定的信條。這種信條，大概是說效忠合衆國政府，維持公立學校制度，保護婦女貞潔，及其他種種，但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所謂『不折不扣的亞美利加主義』(One hundred per cent Americanism)，就是排斥一切的外族及異種人，保全亞美利加民族的純潔和高貴。這種信條的具體說明，可以從

三K黨領袖人物在密失失必州徵募黨員的演說中看出來。那篇演說的要義可以總括如下：——

一 猶太人，天主教徒，黑種人，他們都已結合起來了；他們足以危害亞美利加的國家組織，所以現在我們必須和這種有害的勢力戰鬥，而戰鬥的唯一武器，就只是三K黨；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嫡派的亞美利加人，快請加入三K黨罷。

二 世道是日漸敗壞，奸淫，私販酒類，賭博，這一類的事情，到處都有。三K黨是維繫世道的團體，如果你是在神的一方面，快請加入三K黨罷。

至於他們的活動方法大概是這樣的：第一步的辦法，是製造輿論，監督政治家，攻擊反對派的報紙。第二步是各地方黨員的實際職務。凡三K黨中無論那個黨員，都對於本黨負探偵的任務。照三K黨規約，黨員在平時，應該『張着眼睛和耳朵』對於地方人民的道德行為，應該嚴密偵察。因為誰是黨員，誰不是黨員，只有黨員自己知道，外人是不知道的，所以雖被暗中監察也不會發覺。黨員如察得就

地居民某人有某種行動，在三K黨開會時，就應該提出報告，會議中把所報告的事實審議一下，然後便決定某人應當如何治罪，某人應當如何懲罰，於是便由黨員去共同執行。

在執行之前，有時對於本人，須先行警告，警告後如本人並不表示屈服，便由黨員要求地方官吏懲辦，如地方官吏置之不理，三K黨才用私刑處治那人。但也有不經過這種手續，便用私刑處治的。至於所用私刑更是非常慘酷。有燒死的，有被鞭笞的，最輕的就是驅逐出境。此外還有一種奇異的刑罰，就叫Tar-and-feather，就是用煤膠塗在被害人的身上，又在上面插上許多羽毛。三K黨用私刑，大概先派幾個黨員，戴着面具，在黑夜裏把那被害人劫至鄉間曠野或僻靜地處刑。凡是被三K黨判決處刑的，必無倖免。三K黨專門運動下級官吏加入該黨，所以有數處地方官吏差不多都和該黨串通一氣，所以他們雖然幹這種非法行爲，也得以逍遙法外。

三K黨的最大目的在於排斥黑人。黑人在南部本來頗有勢力，三K黨因此想把他們盡力排除。凡被三K黨私刑處治的大半係黑種人。美國南部多為農業區域，農業勞動者多是些黑人，此等黑人近年因工業勞動收入較豐，都已紛紛北遷。現在有三K黨在中間盡力排斥，恐怕南部黑人更將減少，農田便無人耕種，這也是美國經濟上一個重要的問題哩。

三K黨的領袖，即大巫西·蒙斯，曾經宣言，說三K黨不幹那些違法的勾當，凡是一切燒殺，劫掠，以及他種慘酷的私刑，都是別種盜匪，著了三K黨的制服，戴着三K黨的面具幹出來的，與三K黨全無關係。這種不負責任的辦法，是三K黨的長技。但是三K黨為什麼定要秘密集會呢？為什麼定要戴着面具行事呢？三K黨黨員的一切行動為什麼又要保守秘密呢？這在稍有頭腦的人，怕就不能相信罷。

這樣看來，三K黨是一種邪黨，是一種非法組織，是無疑的了。但是為什麼竟有許多好人都加入呢？這是因為人都有一種心理，喜歡握有勢力而不負責任，這



在美國人爲尤甚。而且有許多保守派的基督徒，平時頗有『世道人心』之憂，明知三K黨的行動是不合正規的，但是他們想借此以糾正社會上一切惡的勢力。不過用這樣祕密、陰險、暴烈的手段去糾正社會，社會只有益陷於罪惡罷了。

最要的便是美國政界中最著名的人物，居然也贊助這種邪黨。如前塔克斯州的參議院議員亨利（Robert L. Henry）在威爾遜氏任總統時，是民主黨議員中六大領袖之一，在議會佔有極大勢力，他便是一個贊成三K黨的。他的演說裏說：『我贊成三K黨。因爲三K黨是信仰憲法政治的，是服從美國法律的。我們是基督徒。我信仰基督，而三K黨也信仰基督……如果塔克斯人民都能信從三K黨的教義，他們便能保全祖國和家庭了。』

現在三K黨更從社會方面轉向政治方面，而謀選舉的運動。在南部有數州，三K黨差不多已握有政治權力。在下次美國總選舉時，三K黨勢力必侵入國會，現在美國政治家都爲這個問題擔憂哩。

總之，在文明的美國，竟有這種假面行兇的邪教，政府不能制止，人民不加抗議，這不能不說是文明國的一大恥辱呵。

#### 四 日本大本教的始終

世界各國宗教的混亂，無過於日本，除正當之基督教佛教以外，尚有多種邪教，稱爲『神道』。大概都各奉若干神靈，膜拜崇祀，信徒多至四五百萬，少的也有二三十萬，如所謂大社教，天理教，御嶽教，神道，神理教等最爲著名。這種神道，是否純係宗教思想，抑有祕密作用，連日本人自己也多莫名其妙，我們自然更無從知道。惟有去年日本報紙上記載得很熱鬧的大本教，則日本政府以爲確有『不穩』『不敬』的宣傳文字，遂被嚴厲取締。（所謂不穩不敬，即是指反對現政府冒瀆皇室而言。）現在就把這大本教的創始，舉動，及去年被取締的情形，約略記述一下。大本教係在明治二十五年爲出口直所創立。出口直爲一老婦，住居綾部，（東

京附近)年當五十七歲時，忽而陷入發狂狀態；時時叫喊，執筆寫字，說有神靈憑附其身。如是經過二十七年，至大正七年才死，共成一萬冊的書籍；全用平假名書寫；內容都是說神人的關係，和靈主，體從主義（排物質主義）及種種豫言，警告。後來大本教徒所稱爲神諭的就是這個。但出口直雖是大本教的創始祖，而所以能够創成大本教，替她宣傳擴大的，却全出於兩人之力。一個名叫王仁三郎，爲農人之子，性極狡猾，曾入京都皇典講習會，考究神道，並且曉得一些鎮魂歸神的催眠術，聽得出口直發狂，特來求見，說可以借此圖謀富貴。出口直便把女兒澄子許給他爲妻。於是王仁用自己所修得的靈學，把出口直的胡言亂語，修飾曲解，組成教義，稱爲『皇道大本』。他的教義是說要從所憑藉的神靈『良之金神』的神勅，去實行政治，宗教及其他一切人事。到出口直死後，澄子繼爲教主，他就稱爲教主補，在綾部建設宏大殿宇。說道：『將來日本天皇，可以統一世界；遷都綾部，命出口家做奉祀長，專受神勅，奏上天皇，在後天皇照奏，裁斷政治，從此實現「彌勒」祭

政一致之世。』他又爲吸收信仰者起見，更抄襲水谷清溫所著大日本神典釋義學法、國華教育、皇風教育等記事，作爲自己著作，發表於各種雜誌，誇稱大本教教義的淵深；又稱自己爲基督的後身，彌勒的現相，努力於教義的宣傳。還有一個淺野和二郎，爲前海軍機關學校教官文學士。在大正四年歸依出口直，替她修成教義及一切典型，組織一個大日本皇道大本教修齋會，此後又協同王仁三郎在綾部發刊雜誌神靈界一種，記載大本教神諭及王仁三郎的神諭。大本教因爲有這二人的宣傳，所以信仰者逐漸加多，更有許多愚民，把家產全部，捐助入教，所以教中資產，極爲富足，創辦大本新聞、大本時報、皇道時報等等。大正九年又投巨資三十萬圓，買收大阪、大正日日新聞，爲大規模的宣傳，增造神殿五六所。據去年東報記載，聞該教已共有四大支部，設在東京、大阪、西京、大連。各府縣下又各有一小支部，一小支部又有十幾處的集會所，總計教徒已在三十萬以上。本部分教務、祭務、庶務、營道、機織、宣傳六局。組織非常整飭，即此可見大本教勢力的擴大了。

大本教的勢力，既這般擴大，於是京都警廳，不免懷疑，遂派人密查。先將冒犯皇室的教說，妨害國交的豫言，催眠術的濫用，紊亂治安的舉動，嚴加取締；禁止神諭火之卷的發行，迫令改造教主墳墓。而此時恰好教中又發生派別：一派即是淺野和三郎，一派則是陸軍大佐石井彌四郎。石井組織了一個皇道擁護團，不贊同王仁三郎淺野和三郎的行爲，密告警廳，說他二人將謀叛逆。於是警廳即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派遣警隊，往綾部圍住大本教本部，毀壞嚴密扃閉的神扉，抄得神體及神諭原本，捉住淺野和三郎吉田祐定（亦爲大本教書報的編輯人），抄查教中倉庫及幹部私宅，覓得多種證據；一面在大阪，大正日日新聞社又捕得教主補出口王三郎，一併拘禁於京城監獄，以不敬罪及違反新聞法罪懲辦。自此以後，大本教勢力頓衰，能否繼續，已成疑問了。

大本教破滅以後，其他如天理教，金光教，太靈道等，也很引起日本國人的注目，有許多人以爲他們也是同樣的祕密結社，同樣的不穩不敬。但事情既未發露，無從深悉，我們且睜眼看着罷。

# 歐洲祕密談

王我臧譯述

## 洛士查爾德之失敗

愛德華七世爲太子時，風流佚宕，廣交女友，世人皆知之。就中最莫逆者，爲蘭州利女優，嘗生一女，後兩人絕交，其女則由愛德華七世爲之相攸於某政治家。方愛德華七世與蘭州利蹤跡最密之時，有富豪洛士查爾德者，欲乘愛德華七世囊空之時，以金動蘭州利；某夜夤緣至其家，蘭州利出茶點餉之，且極力周旋；洛士查爾德大喜，自謂旦晚間可如願矣；既蘭州利云：刻余須款千鎊，君能爲我設法否？洛士查爾德立作支票與之；蘭州利大悅，含笑導入一密室，語洛云：君且在此，遂閉戶下

鑰而去，竟不復來；洛士查爾德一夜無寐，深自怨恨，欲求去，竟不可得；翌朝蘭州利至，銀行支款，傍晚始入密室晤洛士查爾德，時洛飢欲死，大罵不休，謂汝侮人太甚，速將千鎊支票還我；蘭州利則視若無事，謂該款早間方支取，刻已用罄矣；洛知中計，亦無如之何；越兩日蘭州利舉以告愛德華七世，遂相與大笑。

### 西班牙王之飄逸

西班牙王亞爾方索十三世，生有平民性，一切崇尚自然；與王妃維多利亞伉儷極篤。王生平最不樂居馬德里，得間即出游外國。某歲王妃歸寧於倫敦，王與之偕行，既至，達官顯者皆出迎，王甚厭之；抵旅館後，即微服外出；某日王妃獨行入宮，市人見馬車過，皆脫帽爲禮；王微服雜於人叢中，亦脫帽高舞，大笑爲樂。王爲人長瘦，王妃則橫肥，二人攜手同行，殊不雅觀；兼之王妃連年生子不休；巴黎之諷刺明信片，嘗繪一長瘦如竹竿之少年，抱一赤子，作感謝不盡之狀以譏之；即王之外家中，

亦有以此事相揶揄者。康諾脫嘗問王云：君意欲得幾子？王云：予意多多益善，最好有子十三人，以予爲亞爾方索十三世故也。

### 無冠女皇士脫耐爾夫人

法國士脫耐爾夫人，卽前巴黎大疑獄之主人公。夫人與當世諸豪傑，多有關係，除佛利喀、佛阿爾二人爲舉國皆知者外，與某鄰國首領，亦有不可解之關係，故世人稱英法二國之和睦，有絕妙手段。當法國大興疑獄之時，英國某報則徑稱士脫耐爾夫人爲『無冠女皇』，此亦奇聞也。

### 亞歷吉塞夫之所自出

俄國亞歷吉塞夫，當日俄戰爭時，三尺童子皆知之；自日俄戰爭後，名譽頓減，退居於俄都，久已無人齒及。此君乃亞歷山大二世私生子，在今之俄皇，實爲從父行，



以其貌酷肖亞歷山大二世，故此事在俄國已成公然之秘密。彼爲極東太守時，頗有人傑之稱，雖本國外務大臣，亦不在目中，卽爲有此秘密故也。

德國皇后之賢德

德皇威廉二世爲太子時多外遇，與國家劇場第一女優最莫逆，旣結婚，伉儷極篤，雖絕世佳人，亦不能動其心。國皇后爲修勒士烏克，泊士大因公之女，皇與后之結婚，實可謂之政治的結婚，蓋修泊公素與先帝維多利友善，修勒士烏克，泊士大因二省旣割讓於普魯士，修泊公權力，爲威廉第一及俾士麥剝奪淨盡，居常鬱鬱不樂，維多利則深以無可慰此老友之心爲憂，後知其有女，欲娶之爲媳，先以此意示修泊公，公亦以爲然，旣遣威廉二世往見其女，二人甚相得，遂訂婚，后之爲人，與皇太后異，日惟盡力於家政，教育子女，國政向不與聞，不善會話，謂此爲末技，無足輕重，不喜婦人之輕佻，不喜開夜會跳舞，謂婦女嫁後，卽無跳舞之必要，不喜以裸

體畫裸體像爲美術品常盡力於紅十字會及各種慈善事業誠可謂之模範國民之母。世人但見『無光榮之拿破崙』『無錢之路易十四世』每事喜虛張聲勢，初不知其有賢內助也。

### 前土皇爲歐婦所出

土耳其宮中情形，今猶不異於千餘年前；內有密室數百間，爲土皇行樂之所；其秘密雖常侍左右之人，亦無知者；宮女可三千人，平日不相通問；中有一歐婦，最擅皇寵；前土皇亞布特爾哈未特，卽此歐婦所出。前土皇亦知其母爲白人，惟不知其母如何入宮，如何終其身耳。

### 標甫羅之廚子

前德國宰相標甫羅，固以外交手段辛辣聞於時者。其爲人甚高尚，有南歐人氣

概；一切趣味嗜好，皆近於法蘭西意大利。因與意大利西西里島之帕勒爾摩女公子結婚，遂家焉。後派充駐紮羅馬法廷公使，有聲於時。以其妻雄於財，自奉甚厚。嘗從法國雇一廚子，已數年於茲矣；既而標甫羅調補外務大臣，夫婦二人皆爲之不樂；一日語其廚子曰：『吾行將回國，在柏林祇好窮苦過日，不能用闊廚子，今爾我之緣已盡，汝其預備歸法國。』廚子聞此語，不禁失聲大哭，叫曰：『嗚呼！哀哉！我公余在此已數年，今亦無意回故國，乞公攜我至德國，使再供職於窮苦之廚下。』標甫羅允之。廚子又大叫曰：『嗚呼！哀哉！』後此事爲德皇所聞，大表同情，特行召見此廚子，賜勳章，以旌其忠義，復爲之題一綽號，曰米塞拉布爾。德皇晤標甫羅時，常問米塞拉布爾健在否？當時柏林人士，莫不以一嘗米塞拉布爾手製之菜爲榮。

### 某國皇帝之惡作劇

北歐某專制國皇帝爲太子時，屢往柏林，與亨利親王游。亨利嘗眷一美人，忽爲

北歐太子所聞一夕乘醉夤緣至其家流連終夜不去既見美人已熟睡突將其髻翦下。越兩日亨利途遇北歐太子撫其背云君之所爲余已略知之。北歐太子大笑曰：吾之所爲當亦無甚不可。

### 拿破崙之私生子

拿破崙之放流於鬼界島英國待之雖極殘酷彼與某英婦則頗有情遂生一子。後此子隨母赴美國深恨不自白其家世於拿破崙三世全盛時代遂以某小報記者終其身冀無玷乃父之令名。

### 國寶不知去向

某國皇帝爲太子時嘗代其父赴巴黎伯理璽天德躬迎之於郊既復至旅館訪之並約明晚在愛理塞宮開夜會歡迎。翌朝太子獨行出游終日不歸隨員等皆不

知其何往，遣人四出尋覓，終不可得。至夜會時刻已到，伯理璽天德遣人來請太子赴會，始知太子已不知去向，巴黎爲之大譁。法政府命巡警總廳密查，亦無從蹤跡之；遂決定再候兩日，如三日後仍不歸，當用正式公文宣布。至第三日夜，太子忽乘街車歸，隨員叩其何往，云在阿伯拉一女優家流連三日，樂而忘返；於是愛理塞宮復開會。

### 西班牙王妃之苦痛

西班牙王妃維多利亞，爲故維多利亞女皇之女，與西班牙王亞爾方索十三世，伉儷極篤。惟西班牙與英吉利，各異其歷史習慣，故所謂文野之點亦不同。西班牙向有鬪牛之俗，迄今各都市每月必舉行一二次，稱爲國技，以鼓舞國民之武勇，倘有以此爲野蠻遺風者，則視同國賊；京師鬪牛場開會時，王及王妃非親臨不可。但鬪牛一事，在辟勒尼嶺以北各國，皆視爲殘忍蠻習；故維多利亞王妃甚不欲見之；

以身爲王妃，又不能不與會，其心中則有無限苦痛，有時幾幾爲之而暈；因此王妃常歸倫敦以避之。辟勒尼嶺以北之人聞此事，無不爲王妃憫者。

### 德國太子之多情

德國太子爲人崇尚平民主義，藹然可親，與乃父威廉二世，迥不相同；以故乃父亦不之喜。太子甚多情，善與女友交，又長於跳舞，在柏林閨女社會中，名譽極隆，皆以一親顏色爲榮。每出道旁婦女觀者如堵；又寄書太子，以此次外出，當過何街爲問者，亦不乏人。方太子在滂大學肄業時，戀一美國少女，欲娶之爲婦，致書柏林告威廉第二；威廉第二大怒，以『汝何癡獸乃爾』六字報之，致不能如願。

### 亞士克士夫人與婦女參政權

亞士克士英國窮律師也；爲人風流佚宕，不修邊幅，致夫婦間勃谿之聲，不絕於

耳。與某女優極莫逆，得間卽同游大陸；後爲其夫人所聞，屢戒不悛；一日夫人逕往女優家，面數其罪，女優雖不敢與抗，然已恨之次骨，思必有以報之；旣偵得夫人隱事，悉舉以告亞士克士，於是二人又往來如初；夫人聞之，復大動閫威；亞士克士以有證據在，夫人遂屈服。刻夫人及其女，皆爲運動婦女參政權健將；或謂婦女參政權之運動，其動機卽在此也。

### 拿破崙三世乃拿破崙一世之私生子

拿破崙一世嫡子，爲拿破崙二世，出於皇后馬利亞魯意；旣以病卒，立其弟魯意拿破崙之子爲嗣，稱拿破崙三世。拿破崙三世名爲魯意拿破崙之子，實則拿破崙一世之私生子也。其母阿丁士，爲皇后薛富英前夫之女，後隨母適拿破崙一世，故在拿破崙一世爲繼女，有殊色，拿破崙一世酷愛之，且反烝焉；旣有身，乃強妻於其弟魯意拿破崙；一日語其弟曰：吾欲封汝爲荷蘭王，幸有阿丁士在，汝其納之爲后。

魯意拿破崙知乃兄意，遂勉從之。阿丁士雖已嫁，與魯意拿破崙初未嘗共枕席；既舉一男，此爲拿破崙三世之兄，後死於意大利；無何又生一子，卽拿破崙三世；其貌酷肖拿破崙一世。據種種私函及當時之醫生醫案等，知此子確爲拿破崙一世從的爾西凱旋，幸珊的爾離宮之時，與阿丁士生者；此事薛富英及魯意拿破崙皆知之。及帝政傾覆，阿丁士率其二子隱於瑞士山間，時舉拿破崙一世之偉業告之；且勉其爲拿破崙氏復仇。旣長，子死於非命；再數年，其次子遂代乃父君臨法國。所可惜者，拿破崙三世功成之日，阿丁士已不及見矣。

### 畫師之彌強

法國有一畫師，逸其名。洛士查爾德嘗于其作小影，以事不能如期繪就，洛日遣人催之，畫師終不以爲意。一日洛語畫師云：豈吾獨無潤筆乎？畫師聞之大怒曰：吾之爽約，實出於無奈，潤筆請勿介意，余雖貧，願無費爲君繪之。時此畫師方作索特



穆大火圖，圖中有一猶太人負金櫃而疾走，畫師遂以洛士查爾德像代之；繪就，陳列於巴黎博物院，以書告洛士查爾德曰，尊影已繪就，陳列於博物院，可速往觀之。洛聞之大驚，欲設法購回，終不可得，祇有自怨而已。

加富爾有妾

加富爾爲意大利近世三傑之一，生平持不婚主義；人有以此問者，彼輒以吾妻爲新意大利對。孰知彼在巴黎，亦嘗置一妾；最後性命卽斷送於此妾之手鎗。此事歐洲各報從未載過，多謂其冷死，殆爲之諱耳。意大利某市有加富爾銅像，像座作一裸體美人，執鵝毛筆，作書加富爾之名狀；試問此女神爲何神，蓋世英雄，竟不能一語我，恨哉。

德國軍事偵探之秘計

戰前德法復仇之念甚烈，故兩國軍事偵探，仍時時秘密運動。德國偵探極狡猾，一切悉照軍隊編制之，設司令部於麥茲茲，廣派偵探員深入內地，就中以巴黎爲最多，幾於無街無之；每街必有一密會之所。其大目的則在喃西之法國軍隊，每有一舉一動，皆能知之。法政府雖亦知德國偵探司令部在麥茲茲，終不能知其何在，街何家。偵探員上自高等武官，下至娼妓男女僕，各色人等，無一不備；偶得一密信，則用繪畫明信片，報告司令部，文句皆用暗碼，書於郵票處，粘郵票於其上；司令部得明信片後，則用蒸氣略蒸，剝去郵票，照暗碼譯出；如有秘密消息，則不惜出多金爲運動費。巴黎娼寮中，亦有信口僞造密信，騙取錢文者。

### 吉青納之靈福

吉青納爲英國名將，素持不婚主義；孰知倫敦中年婦女，迄今尙有屬意於彼者。謂此君初非不解情趣之俗物，苟從而挑之，未必不肯相從。吉青納嘗偕印度總督

卡遜赴任，卡遜夫人爲著名美國美人；夫人有妹，貌亦麗都，擇婿絕奇，惟屬意於吉青納；一日聞吉青納將偕其姊婿赴印度，請與其姊同行，冀可藉此得長親吉青納；卡遜知其意，爲之通殷勤於吉青納者屢矣；在任數年之間，二人蹤跡甚密，吉青納亦幾幾不能自持；既卡遜及吉青納皆回國，卡遜夫人之妹亦漸老，終不能如願相償；而吉青納之不婚主義，遂著名於時。

### 英皇墓上之無名花環

英先皇愛德華七世下窆之日，各國君主多來會葬；墓上花環山積，其中不題姓氏者甚多，或書蒙恩之人贈，或書知名之人贈；據彼都人士言，此必倫敦多情淑女之會承恩於先皇者，故特於此日，以花環爲報；愛德華七世，真可謂風流天子矣。

### 奧國皇太子之自殺

奧國太子爾脫爾，夙悅一女；以其出自寒門，不便公然同其出入交際社會，質居於村間，二人極相得；如是者有年，一日不知何故，此女忽以匕首擬太子，太子大怒，出手鎗轟斃之，既復自殺。

### 普法之役法國敗於楊梅瘡

普法之役，法國致敗之因，後世歷史家，言人人殊；實則楊梅瘡爲之也。時拿破崙三世方患楊梅瘡，不能親理國政，百事皆委於皇后攸森；攸森以好勝故，遂不顧其夫之病，贊成開戰；拿破崙三世知此戰必不利，頗欲扶病赴敵，冀戰死於行間；不幸被虜，終身不能還故國；故曰楊梅瘡爲絕拿破崙之後，覆君主國法蘭西之大動力。

### 羅特之豔聞

羅特始以肺病養痾於南非，遂成大事業，名聞於世。此君固終身持不婚主義者，

不謂死後忽傳一豔聞；某歲羅特至南歐之堪奴養病，時俄國烏拉的米爾大公之女公子，適在彼消寒，羅特一見心傾，遂訂交焉；既羅特歸南非，烏女亦返俄國，不覺已有身，越數月舉一男，其貌酷肖羅特，無何羅特作古，遺囑中亦未言及此事，烏女史引爲大恨；此子則終其身爲無父之兒矣。

### 大仲馬以文字報仇

大仲馬爲法國近世大文豪，凡通行法文之處，無不讀其書者。一日將游西班牙，意必有人歡迎之；既至馬德里，寂然無聲，大仲馬怨恨不已；越數年，著西班牙游記行世，開章云：阿非利加在辟勒尼之北；自是人皆視西班牙爲非洲之一部，不列之於歐洲，而大仲馬之宿怨始消；西班牙人亦深悔當時之疎忽，然已無及矣。

### 戲伯達分葬三處

巴黎維爾達布勒村附近，有一近世大政治家戡伯達銅像在焉。銅像之旁有小樓，爲戡故居；樓中臥榻外無別物，樓外有草地一區，繞以短籬。守樓老嫗言：此草地卽斷送戡伯達性命處；一日戡方散步，有一美人，忽以手鎗轟擊之，戡尙能忍痛登樓，遺囑云：吾尸任葬何處，吾之心臟，須葬於此；後如其遺囑行之，葬其尸於戡之故里尼斯，葬其心臟於銅像臺下，其腦則貯藏於巴黎大學；此美人所以轟擊戡伯達之故，迄今尙無知者。

### 英皇喬治第五之綽號

英皇喬治第五爲太子時，與其兄維克脫爾同置籍海軍者有年；喬治第五性好弄，同艦之人，往往爲其所苦；於是艦中人爲之作一綽號曰鱈，其兄維克脫爾則稱之曰鯡；其命意之所在，則無從知之。

### 樓格拉底師弟合像

倫敦之大英博物院，收羅極富，凡百皆任人觀覽，惟祕密室則不肯輕易令人一窺之；因其中有一古希臘時代彫刻之梭格拉底與其徒亞奇的亞特合像在焉；梭格拉底爲絕世醜男子，亞奇的亞特則美好如婦人，相傳師弟之間，相愛如夫婦，當時彫刻家亦附會其說，故有此作。

英國皇太后之好狗

英國貴婦人社會，近來多喜畜哈巴狗，竟有不惜數千金購一狗者，就中以皇太后亞歷山大爲最，居常必有數狗環繞左右；一旦狗有微恙，則舉家上下爲之惶恐不安，致犬醫門庭如市。中流社會女郎，多畜狗賣錢，爲衣服花粉之費，偶得一美狗，雖，即致書皇太后求售；皇太后必一一作書報之。聞畜一母狗，一年可生千金之利。



# 東方文庫目錄

- 〔1〕辛亥革命史
- 〔2〕帝制運動始末記
- 〔3〕壬戌政變記
- 〔4〕歐戰發生史
- 〔5〕大戰雜話
- 〔6〕戰後新興國研究(二冊)
- 〔7〕華盛頓會議
- 〔8〕俄國大革命記略
- 〔9〕勞農俄國之考察
- 〔10〕蒙古調查記
- 〔11〕西藏調查記
- 〔12〕世界之秘密結社
- 〔13〕世界風俗談
- 〔14〕日本民族性研究
- 〔15〕中國改造問題
- 〔16〕代議政治
- 〔17〕歐洲新憲法述評
- 〔18〕領事裁判權
- 〔19〕新村市
- 〔20〕貨幣制度
- 〔21〕社會政策
- 〔22〕合作制度
- 〔23〕農荒豫防策
- 〔24〕近代社會主義
- 〔25〕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 〔26〕社會主義神髓
- 〔27〕婦女運動(三冊)
- 〔28〕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 〔29〕家庭與婚姻
- 〔30〕新聞事業
- 〔31〕東西文化批評(三冊)
- 〔32〕中國社會文化
- 〔33〕哲學問題
- 〔34〕現代哲學一變
- 〔35〕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 〔36〕心理學論叢
- 〔37〕名學稽古
- 〔38〕近代哲學家
- 〔39〕柏格遜與歐根



- 〔40〕克魯泡特金
- 〔41〕甘地主義
- 〔42〕戰爭哲學
- 〔43〕處世哲學
- 〔44〕羅素論文集(二冊)
- 〔45〕究元決疑論
- 〔46〕科學基礎
- 〔47〕宇宙與物質
- 〔48〕相對性原理
- 〔49〕新曆法
- 〔50〕進化論與善種學
- 〔51〕迷信與科學
- 〔52〕笑與夢
- 〔53〕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 〔54〕食物與衛生
- 〔55〕石炭
- 〔56〕鑄錠
- 〔57〕飛行學要義
- 〔58〕科學雜俎(四冊)
- 〔59〕近代文學概觀(二冊)
- 〔60〕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 〔61〕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 〔62〕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 〔63〕近代戲劇家論
- 〔64〕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 〔65〕但底與哥德
- 〔66〕莫泊三傳
- 〔67〕美與人生
- 〔68〕藝術談概
- 〔69〕近代西洋繪畫(二冊)
- 〔70〕國際語運動
- 〔71〕考古學零簡
- 〔72〕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 〔73〕元也里可溫考
- 〔74〕東方創作集(二冊)
- 〔75〕近代英美小說集
- 〔76〕近代法國小說集(二冊)
- 〔77〕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 〔78〕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冊)
- 〔79〕近代日本小說集
- 〔80〕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 〔81〕枯葉雜記
- 〔82〕現代獨幕劇(三冊)

The Secret Organizations of the World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 四月初版

此書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東方文庫）世界之秘密結社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 C  
609000